開放文學 -- 推理探案 -- 警富新書
第二十五回 訪天來爵興點賊　托陳式德先贈書

卻說當夜眾人被嚇，又遇燈燭滅去，其後舉火辨真，始知勒先。貴興急問其所以，勒先告曰：「吾於城西北帝廟中，偷聽得天來口稟，言往京都御告。他若告准，當有大兵到來，我兄弟怎生計較？」言未絕，勒尚亦到，低聲謂貴興曰：「我曾在佛山窺見天來主僕，因此在意留情，潛聽所言。其僕說出赴京之語。吾自解犯稍暇，便來報知。」爵興歎曰：「天來此去心腹之患也。」亟喚潤保、潤枝：「駕一隻快船追趕，見他主僕，登時刺殺投諸江中。歸來自有厚謝。」（如此許諾是否刺殺可據。）再喚喜來：「解銀一萬兩，將五千送與南雄千總劉升，餘五千留下韶關聽用。攜同越文、越武、越順、越和並散手二□四人，在北門陸路進發，直到南雄，切不可使他度嶺。如公盤詰，叫他須要嚴緊，不可稍有放縱。美閒可擁銀五千兩，帶領□二人，前往贛州關打點。倘費用不敷，可修書與喜來在南雄府解運，或走流星馬報知，不可因財失事。陸續行程亦要訪他蹤跡。」一一分撥己定。忽有二人抗聲問曰：「我等不才，當作何事？」視之乃柳郁、柳權也。爵興囑曰：「爾二人可到梁家，如此如此。」各皆領命而去。　　且說凌氏自從其子去後，無時無日不念心頭。偶然一夜三更時分，在家堂中，許下保子平安福，力具稟其子某日登程赴京，御告與九命伸冤。顯洪贈金以去，祈福相護而行，海外風波，仰望神明保護；（伏下過湖）山間雲雨，惟祈佛力扶持！」（關照下文度嶺）卻被柳郁、柳權伏在瓦面潛聽，慌忙報知貴興。

貴興曰：「怪不得守田人總無消息，原來福建這個老賊膽敢與吾作對！」爵興歎曰：「顯洪贈以四百兩金，天來便可走得七千里路。如果赴京告御，予及汝皆亡也。」（此教授只有得孟子一句，用來妙極妙極。）是日再撥水陸兩路，沿途截殺者三□餘人，按下不題。

且說天來在佛山多添水手，限日包程，許以花紅神福。眾水手並皆踴躍，湊著南風大作，若馳驅。（未寫南雄之甫，先寫佛山之風，作一引子）未幾，已抵韶關。是時，國家太平，過關者盡是衣冠人物，商賈往來。一歲之中，從未有人瞞稅。早晚兩關，只有官親代放，不甚嚴查。故此天來未曾耽擱，揚帆破浪，直抵始興。（可見家神自有靈廟，今之婦人或禱於異鄉荒僻之由，或求於寺觀庵堂，甚則滋生穢事而反咎神之不可，豈理然哉？）主僕二人捨舟登岸入白石村，求見德先。

且說德先娃蔡，本處賢人。天來與之世交往來三代。二人一見大喜。德先曰：「地之相去千里，心之懸隔□年。何期生輝蓬華？」天來答曰：「順經此道，故來拜候尊顏。」德先乃將天來行李貯頓。德先呼鐐子安排筵席，便要留他半月，方許登程。天來力辭。

德先曰：「我自入京以來，離家八載。本月歸家，方才數日，正好與世叔盤旋。」天來曰：「有難羈身，不敢如命。」德先曰：「心中何事？吾能與之分排。」天來具道其因，求他指示章程之意。德先聞聽意外，大訝良久。二人遂無心於飲食，相語達旦。德先詰他帶得禮儀盤費多少，天來答以「八千。」德先歎曰：「八千之數，尚未足以刑部支消。還有通政司與大理寺，安能遞得此詞？」乃代為籌策，修書贈與天來。說他帶入京城，呈上給事科陳式。因彼與通政司及大理寺咸有關照，其人可以相願。天來問曰：「世姪與他有何瓜葛？」德先曰：「愚姪係彼之內弟，大家姊賽蘭之丈夫也。」天來所得賽蘭，係幼年與伊頑耍，到此必然不棄。回念昔日城隍之簽，有「但得東方人著力，此時名利一番新」之句，看來豈不是陳式？遂領下所贈之書，欲與德先作別。德先乃謂家人馮二曰：「汝可速往南雄，等問般實寓所，覓個好好淨房，打掃得虔虔潔潔，待梁老官人前往安息。」馮二領命先行，隨後天來謝去，不題。

且說潤保、潤枝快船回見貴興，言水面全無消息，也曾趕到清溪，只見下水船多，去船無幾，湊著敝帆細小，雖有南風可用，實憑漿櫓而行，料得他在老龍直上和平小領，知吾攔阻，偷行土□八淮（或云當日天來若經此路，免卻許多驚險，餘曰不然。不由梅嶺，哪有德先所贈之書，南雄蘇沛之之信？故曰智慧之深，不如造化之巧。）爵興曰：「和平小嶺路屬東江，何以船經汾水？」

正躊躇間，座間一人叫曰：「某有一計，便知明白。爾等休要生疑！」未知此人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